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9284
冊 數		6 (1)
函 號	297	169

297-16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讀史漫錄題辭

余贊

余贊

淺草文庫

綸扉實從文定于公

後亡何公物而余張

張焉至於今每獨居

肉

981-108

深念輒恨不得起公
九京而與之提挈也
公少擅譽聖童博極
羣書方操觚卽能論
敘古今之紀慨然有

志當世及讀中秘益
明習

朝家掌故在秩宗
國有大典大疑藉公
片言決策論者業以

相臣識度推公林居
幾與世相忘猶矐矐
懷顧不勝其靖獻之
忱作為史摘筆塵借
鑑千秋旁鏡當代一

篇而三致意讀者或
未能悉公隱衷而書
亦尚藏公之遺篋世
未盡覩之也公嘗以
其讀史漫錄屬門人

孝廉郭應寵編次茲
孝廉鏡以傳而請余
弁簡端展之則恍若
見公生平而聆謦欬
也其論世超其持衡
審殫元會之變綜得
失之林別善敗如列
眉燭忠佞如觀火至
于軍國機宜華夷阨
塞莫不備舉蓋經世

之書而非佔畢之業
已廻環再三重以嗟
暗儻令公少延歲月
則幹旋約納當必有
感動

聖明匪夷所思者迺
竟不憚遺獨使余飾
屋嚙也此余之所以
愈思公而不置也

福唐葉向高撰

讀史漫錄序

蓋不佞閱讀史漫錄
而歎文定公志業之
未竟也史者上下數
千年間紙上一陳迹



耳其中埋亂興衰之
 錄天時人事之變與
 夫山川扼塞紀綱法
 度之具日異而歲不
 同世之讀史者下之以

佐佑俾次之以騁淳
 靡又其上者激芳咀
 潤成一家言如是止
 矣未者能挈其而西
 躬而會通其源源

六金
窮流而綜數
實悅若身
蓋云論之
矣三代質文
通之如文
蓋云論之
矣三代質文
通之如文
蓋云論之
矣三代質文

多四時通運以大聖
人之制作而其究也
猶不免於敵讎唐宗
之以剛魯漸之間也
英夫摅輔協翊之而

不足而壬人宵小獨敢
 之而有餘故治少而
 亂多功夫子少而小
 人多也中國少而夷
 狄多也其執居然也
 象

國家監於往代而
 換蓋之其治宜與天
 壤無極而承平日久
 朽蠹萌生如絲震

鄰漸且剥膚矣古
當其感也憐之文章
旨象唐之詩睦宗之
理學無所不至而恐
其蔽也當錮宦官夷
狄之禍二將無以不
有文定公復之也
上下如子季習理亂
興衰之故未嘗不詳
哉其之也天命之

去留人心之淋瀝
與夫疆場情形制度
以筆末嘗不及覆寫
之也從鑿之遠計之長
一篇之中之敘意焉

祇得一畢智力而既成
輔相之翼

少一悟俗一以也
天不慙遺如浦輪未安
而筆策遂易也夫

金
月
六
悲夫遂使富者所
為掣手飲泝酒者身
而目遇者不獲見
之行事而竟為紙上
之陳迹也豈天未取

平治天下而流以乙
不朽之侯之後世
耶鄙不佞日部時嘗
獲侍公穀城園中
杯酒間譚古今事懸

河不絕退而心醉焉
于今十五年矣讀其
書想見其為人蓋不
膠西州之慟也吾友
鄒孝為免編次是錄

以授梓而予子中
翰君復求不佞以為
序嗟夫不佞何能
積公之一詞但恐後
之學者未能究其

漢金 月

志而與其侏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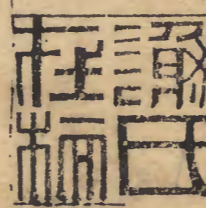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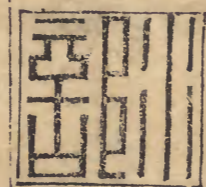
浮靡成一家者

回聲耳而共賞之也

第曆甲寅仲秋朔

晉安後學海原漢

謹序并書



曼錄

三

乙

于文定公讀史漫錄叙
余每謂以今論今不若以
古論今以今論今或局面
未定成敗臧否猶屬揣摩
以古論今指前轍以詔後

車執舊矩以畫新方百不
失一矣漢時有大議必召
博士問故實霍子孟稱大
臣當用有經術者而我

明卜相多取之史官舍金
甌而求之石室亦謂其考
訂多參酌熟千古得失之
林了然指掌間也輒近士
矜鞶悅厭薄陳迹為唾餘
不足拾剝脂鏤冰之輩始

不可望以補天浴日之功
抱空腹而載高位非其具
耳東岱有文定于公余讀
其全集奏疏類賈陸叙記
似昌黎眉山賦咏在沈謝
之間龍翔虎躍蔚然已為
詞林冠冕而余雅知公素
以天下為己任其所殫精
勵志恐不沾、細響願盡
茲公武庫之藏而後愉快

言身漫錄
馬適

天子萬壽余以

祝釐行道經東阿公子中

舍君儼然廷辱曰先君子

遺言種々頗流傳人間更

有讀史漫錄微詞隱義不

無忌諱先君子每嘆司馬

子長史記為藏山之草非

遇楊惲不傳是錄也其在

使君乎余受而卒業蓋上

自混元初闢下迄餘氛閏
位悉網羅而袞斧之凜然
萬世著龜兆而公之相業
亦於是焉備如論氣運過
盛當衰在聖賢豪杰必有
叅贊之機不宜以身家結
念禍福易形視主德世道
為無可柰何而偷旦夕之
安此何襟期也可以想公
盡瘁之極思與默回之妙

用至於論治體曰古之論
治在命脈腠理之中今之
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論
人才曰輔弼之臣以德為
才奉法守職之臣以才為
才論黨類曰蔓草有引而
附木松柏無憑而干霄論
延訪曰博古通今之士阻
則造膝附耳之徒進論抗
疏曰反噬之跡犬不察則

折檻之鳴鳳含羞論罷四
方貢獻曰上行求車之令
則下興問鼎之心論斥五
坊使曰格虎兕於原野雖
遠而壯夫奮袂薰狐鼠於
城社雖近而巧匪血指培
養之真悃式序之朗鑒集
思之虛懷秉公之介性委
曲開導守之訐謨口津々見
於篇中不可枚舉乃公之

孤標勁節養之能定持之
能堅尤於論錢若水窺公
底裏若水因宋太宗問劉
昌言去位流涕疑呂蒙正
罷相寂寞莫知帝心輕鄙輔
臣即以母老請罷公深服
若水高品謂人臣有嗜進
心為人主所輕則人與官
俱輕損士風而傷治體余
度公居恒嚮往必如李廩

不屑由監軍就相位如歐陽永叔不願從諫官得執政如富鄭公使北三子三辭姓名不為官官宮妾所知令天子知廟堂有不愛纓縻之士改容而禮然後侃侃諤諤為韓琦之撤簾為李沆之焚詔為楊億之不草制無入而不得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世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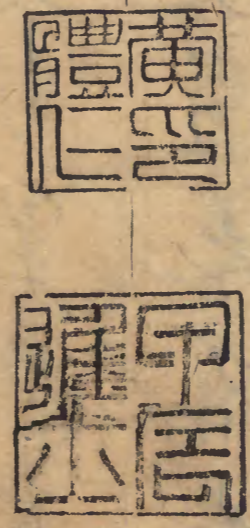
當耕莘時如此盟心若而
人肯卑、浮沉以取世資
已哉司馬溫公居洛作通
鑑凡百餘卷溫公主於紀
事公主於立論煩簡稍異
而抽鳳毛截麟角詞約而
切峻溫公再相宋天不欲
元豐之為慶曆王安石呂
惠卿輩互為下石竟隗於
時公遇

聖明三事推轂

九重裂麻業已握樞秉衡
矣朝拜命而夕隕星竟阻
於年相業以久暫差池隱
顯亦微有間而二公之正

直忠厚博大明並為平
載人易地而更置之又不
知誰為古而誰為今矣
萬曆甲寅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

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兼布政司右叅議分守東
兗道雲間後學黃體仁撰



讀史漫錄目錄

卷之一

宓義至東周 齊晉附

卷之二

戰國至秦楚之際

卷之三

西漢

卷之四

東漢

讀史漫錄目錄

卷之五

三國

卷之六

六朝南北

卷之七

唐高祖至玄宗

卷之八

唐玄宗至憲宗

卷之九

唐憲宗至昭僖

卷之十

五季

卷之十一

宋藝祖至英宗

卷之十二

宋神宗至徽欽

卷之十三

宋高宗至帝昺

言史漫錄 卷之十四

遼金元

吾

師文定于先生山居謝客左圖右史緡閱恒至
丙夜不休當其欣合幾忘寢飯墻籬載筆積
有歲月題曰讀史漫錄秘不示人寵幸昕夕
樞承乃獲卒業 師因語寵以當天下大事
必才量識兼之乃濟吾才量不能踰人識又
不欲輕許生試讀吾書當犁然有會寵聆其

言若河漢也

師沒其書乃浸浸流播第曩

日有觸輒書未遑標置又相承傳寫不無魯
魚茲寵以會葬至公子緯泣奉遺帙將圖削
剝猥以不敏嘗聞緒言屬之釐次訂訛分彙
為卷十四捧誦慨忼紬繹想慕微獨鑑古如
列鬚眉抑亦憂時稍露梗概際此紛紜政須
識力而台鼎方昇溘然逝矣民之無祿彌增
歎惋編竣藉手以復公子可授梓人傳之海
內庶尚論者得以折衷而經世者有所考畫

言
云爾

萬曆己酉嘉平伏臘日門人福唐郭應寵謹識

是編業已梓於閩建書林而未經雙校頗不概於余心茲公子中翰君圖并筆塵鈔諸家以傳同好陳若左右之廣合如圭璧之章矣溯鴻濛以憲當代學者雖博極載籍不能不考信於二編云記曰先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美而知知而傳中翰君有

焉小子寵深嘉其是舉也徧搜

師遺稿復得讀史五十通亟補入以為完書因再綴數語以識時癸丑仲秋之既望也

讀史漫錄卷之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宓義至東周 齊晉附

宓義本紀毋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
羲於成紀雷澤相傳在濟陰濮陽又云在泗水
之上成紀則天水是也相去三四千里不應懸
遠如是宓義畫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爻

蓋不至文王也

世傳曲阜古大庭之墟又少昊故都在焉及觀神農本紀神農都陳其後徙於曲阜則曲阜又炎帝都也玄囂青陽二人皆黃帝之子史本紀曰黃帝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皇甫謐亦曰玄囂青陽即少昊也又皆以為一人矣史謂玄囂不得在位以為少昊者非也

世之傳古帝王者類多詭異不經想皆春秋戰國時好事者所為其謬不可盡辨如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此尤可笑堯即帝嚳之子其母帝妃安得寄民間以生且長孺姓字似漢以下人不類三代何況唐虞之上乎

世紀黃帝姓公孫氏又長於姬水因姬為姓黃帝二子一曰玄囂生嶠極嶠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帝堯一曰昌意昌意生高皇是為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以世系考之

乃堯之諸父稷契皆堯之同產而舜則堯之族
玄孫也此其世次名字皆不可確知然相傳必
有所據當是時古皇王之胄多矣獨舉舜而授
之或以其同於黃帝與

帝紀曰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尚書
帝命驗以為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五府者即周
之明堂也緯書之言多不可稽如此

舜本紀所載四凶帝馮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
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
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縉雲氏
有不才子謂之饕餮不著其為誰杜預以為非
帝子孫故別言之然不以三苗侷四罪之數與
他書不同至若十六相之中則禹列於八元契
列於八凱他又不可知矣

伏羲風姓生於成紀而都陳神農姜姓少典之
子也都陳徙曲阜葬於長沙黃帝姓公孫名軒
轅少典之子也邑於涿鹿之野又曰受國於有

熊居軒轅之丘有熊者河南新鄭死葬橋山橋
山者上郡同陽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葬東
郡濮陽頓丘城外廣陽里帝嚳高辛者黃帝之
曾孫也葬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里帝堯姓
伊耆帝嚳之子也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呂
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也
帝舜生於姚墟因姓姚氏皇覽曰舜冢在零陵
營浦其山九谿即所謂蒼梧之野也禹之父鯀
帝顓頊之子也禮緯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

姓妣氏

太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孔安
國又曰虞氏舜名張晏又曰禹湯皆字也晏之
言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
下之號因其名故曰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自上
古不能究何從定其說

湯名履又稱天乙譙周曰夏殷之禮廟主皆以
帝名配之天乙者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太
史公曰伊尹名阿衡孫子伊摯然詩阿衡官名

也

伊尹見湯言素王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
素上皇其道質素故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
及夏禹也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法君尊君授君
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是也

本紀曰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為王蓋
夏殷天子亦皆稱帝故也然考之商頌武丁孫
子武王靡不勝則湯亦號為武王矣其時曰帝
曰王亦隨時稱號不同非以為王卑於帝帝卑

於皇也史記記事多所舛誤如云詩人道西伯
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則
文王已生稱王矣及詳詩語不過謂虞芮質成
而已安得有受命稱王之事耶

山海經曰黑水青山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
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此辟如隄壘中
語當其播穀教稼九州之地且不能徧安得至
三萬里之外山海經所載多怪誕之說徃徃類

此

武王伐商至紂死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又以黃鉞斬其頭懸太白之旗此世本妄語太史公誤信之耳自三代以下滅人之國其主已死社稷又從而射之擊之斬之固未嘗有也而武王為之不亦過耶

堯舜之禪代非後之禪代也事不同也湯武之放伐非後之放伐也勢不同也何以言之夫堯舜禹皆黃帝之世雖族屬踈遠其實同姓也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即是求宗人賢者立之非禪

異姓也後世以草莽之臣據權竊勢睥睨孤寡盜人社稷無論德義不同所由亦異矣故曰事不同也古之所謂天子諸侯者非如後世之相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之厚薄相為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必為天子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為諸侯非如後世不階尺土則以王天下而宗社一夷則子孫無聚廬也湯武之興與桓文之在春秋固無以異惟誠偽不同所就有大小耳夏商未亡湯武固

諸侯也湯武既伐夏商猶諸侯也但其大勢既
甚不可復為而湯武遂為天下主夏商之宗社
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廟較諸放伐
不亦遠乎故曰勢不同也

史記周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
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之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母之言是也然以
理揆之則有不可解者以諸侯從王而受私奔
之女且獻之王此何禮體三女何人乃奔侯王

誰為紹介蓋三女者人以獻密公者也母之意
豈見其有移人之兆而懼其及耶

周考王之時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是
為桓公至周惠王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
曰東周惠公是為東西周也至赧王之時東西
二周分治而王赧遷於西周及秦昭王攻西周
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其
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遂取九鼎寶器而遷西
周公於黽狐後七歲秦乃滅周西周也詳其文

義蓋王赧居於西周秦伐西周西周公入獻
王赧不入秦也王赧既卒秦遂遷西周公已而
滅之耳周君王赧卒蓋專言王赧非謂武公及
王赧皆卒也但所遷黜狐者不知其為武公否
耳

周之國祚不延於夏商也獨其亡勝耳何以明
之夏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
至移祚周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
其末年乃有七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第有
王號存耳強弱之勢可觀也然夏商之亡皆以
暴侈不德天怒人怨假手湯武一舉而夷其社
至不免於放逐誅戮如人當壯盛之年氣血結
畱有痛楚之疾以死而周以數邑之地保有九
鼎以處強國之間竟無以一矢加之者數窮理
極至於消盡如人有耆老之壽元氣日竭非有
疾痛患苦氣盡而死也故曰周之國祚不勝於
夏商直其亡勝耳

太史公書多所抵牾即如老子一傳詞語自相

言史記金
九
矛盾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又歷數其子孫
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牒一一可指
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
否則所謂子孫者儋耶聃耶

管仲平戎於周王以上卿禮之管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之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之功震耀
華夏而不敢自比於高國可見當時世臣之體
重也然管仲之時高國之爵雖重而不任政事

故齊國以伯及至景公之朝田氏之勢已成而
國事又決於晏子故田氏不能遽有其國有世
臣而不以親信用事之臣間之者危道也彼魯
之三家晉之六卿相繼而執國命至於百有餘
年而無一人以間之國安得毋分耶

齊國之亂起於葵丘之戍吳楚之備興於鍾離
之隙夫以及瓜之代事至眇也而至於弑君爭
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於伐國故蟻穴之漏或
至滔天燈燼之延可以燎野

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以登太行
至卑耳之山而返此其地不可考自漢通西域
始有大夏之名而流沙自禹貢相傳在西極之
外齊安得越秦而伐之至所謂太行者又若在
大夏流沙之間豈亦非中國太行王屋耶

齊自太公而後惟桓景二君以其國伯強於天
下然桓公一匡九合及其末也五公子爭立身
死不葬景公有馬千駟及其死也羣公子出亡
大亂三世然則管仲晏子之功烈何如哉以力

服人豈惟不能心服及其力盡勢窮不能保七
尺之軀世之以伯術致治者可少鑒矣哉

司馬穰苴者齊諸田之族也景公以為將大敗
燕晉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盛而不可動矣晏
子知憂田氏之彊欲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
苴使之用事其不為失計耶故為國而使彊臣
有功於國使彊臣有施於民皆危道也

僖負羈非純臣也自貳於國以壺飧加璧私遺
重耳此何心邪方曹君之無禮於重耳負羈在

旁胡不疾諫諫而不聽胡不隱以避禍而自貳
於國以結知公子此何心耶
史記秦記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
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故曰東得百里奚
於宛此與五羊飯牛之事絕不相蒙

讀史漫錄卷之一終

讀史漫錄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戰國至秦楚之際

六國之時權在遊士故一時侯王卿相皆傾身
結客以角權力如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嘗
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
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燕丹之奉荊軻至於

至於金

九彈蛙斬美人之手以獻可謂無所不至矣曹
孟德之詩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
下歸心噫此孟嘗燕丹之好士也周公云子
予觀四豪行事春申乃盜國之臣無足論者三
公子之中孟嘗名最勝顧其行事乃不如平原
信陵遠甚如孟嘗過趙趙人出觀者咲以為小
丈夫乃縱客斫擊至滅一邑而去此與盜跖何
異及其勢重難返中立為諸侯齊閔王欲去之
乃走相魏西合於秦聯燕趙之兵共伐破齊閔
王走死不亦甚耶信陵在趙聞薛公之說趨駕
返魏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者十
餘年所謂宗子維城者也視孟嘗返兵內嚮屠
滅宗國何如故孟嘗徒燕豪之雄非有人臣之
節可紀於世者也然就趙魏二公子論之平原
為勝信陵有不及焉方信陵之竊兵符而矯殺
大將平國之紀以急與國之難可謂忠於趙未
可謂忠於魏也至於知人之畧亦微有不同者
毛遂在平原門下十年而平原不識信陵能於

屠博監門之中識侯生朱亥從博徒賣漿之間
識毛薛二公可謂優於平原矣然魏齊走平原
君所秦王召平原入關與之為十日之飲以要
魏齊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於
是秦王遺書趙王索魏齊之頭虞卿遂解相印
與齊俱亡以抵信陵信陵畏秦猶豫不敢見至
使怒而自剄以此觀之孰為好士者矣夫齊者
魏之故相也其結應侯之怨亦為魏也不容於
魏而走於趙固已甚矣生於趙而死於魏魏之
君臣何以謝天下之賓客故平原之高義信陵
有不及焉彼信陵之好士徒能得技擊下走之
流耳又豈有高世之士出其門下者哉而曰平
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不亦左邪故曰
二君之中平原為勝至於虞卿者延陵季子之
後一人而已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以徇其友
卒之困於大梁著書以自見豈不毅然烈丈夫
哉

荆軻聶政侯嬴朱亥之流皆屠沽監門非有士
君子之行惟有感恩報主捐生赴義精貫白日
誠通鬼神此為一節之極致耳士大夫奔走長
者之門出肝鬲道肺腑指天日為誓即金石可
敝衷丹不渝及其時移事去掉臂納履若不相
知者豈非刺客所笑耶方信陵君之數請朱亥
亥故不往謝及請與俱擊晉鄙亥乃笑曰臣乃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嗟夫當亥不謝公子時志豈嘗湏臾忘列國
耶

信陵君與魏王博北境舉烽言趙寇至公子曰
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已而果然於是王畏公
子之賢不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白趙歸國大
敗秦兵秦縱反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
近婦女為長夜之飲竟病酒而卒其志悲矣權
貴之臣為人主所忌往往以荒淫自廢示無他
志耳然予悲信陵君其平日不知遠權韜晦見

言史記卷之二十一
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返乃始沉
酒不亦晚哉

范雎之使齊也齊王聞其辨有口使賜之金牛
酒以是為湏賈所中當時諸侯之結辯士類如
此抑豈忌雎之能以此聞之耶事不發則雎為
齊有發則雎不為魏有將一舉而兩收之耶

自古策士之說其肯綮動人處不過一二語然
不肯說破必先博陳利害以鼓其聽使其志意
已搖不能自守而後以數語決之斯百發而不

失一也范雎之說秦王嘗之數年而後請則既
已陳太后穰侯之擅國其卒乃曰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於是昭王大懼而穰侯
逐矣魯仲連之止帝秦先陳不可之義反覆辯
難其卒乃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大服
而秦兵却矣夫為親戚之心不勝其為子孫為
君國之謀不勝其保祿位故以百語鼓其聽而
以單詞贊其決也

夫技巧橫出弱國之萌也奇衰並奏貧人之兆也故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嘆其旨深矣然尚首功而勇公戰如修我戈矛之詩鐵劍莫利於秦矣擊缶為倡優莫拙於秦矣秦之所以併天下正以是耳豈以國之長技為楚所効故憂之耶

澠池之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娼善鼓瑟以是辱之也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戎狄之俗無音樂以缶為聲以是辱之也列國之君每當

會遇必務出奇相勝以傾其敵徃徃類此

趙奢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之臣徃徃怙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如邠擊石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計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廉頗之免將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

言身金 卷之二
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山
固其理也又何怨乎此與馮驩勸孟嘗君語同
然驩非嘗去也直為客遊說而頗客乃以身當
之其不知耻亦甚矣世之為廉將軍客者何其
繁哉

趙之賢將有廉頗李牧諸侯憚之頗之奔魏也
趙王思復用之使使視頗郭開多予使者金令
毀頗於王而頗終不召牧之拒秦兵也秦行金
與開為反間使趙王斬牧而王翦之兵入矣郭
開趙之嬖寵也去二良將而趙社為墟諛諂面
諛之人能滅人之國如此

夫俠莢之士忼慨而捐生者有身死而可以存
人之國則其死重於泰山齊之王蠋是已蠋之
死也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吐面
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
以為王故齊之不亡者王蠋之力也故王蠋非
徒死也

樂毅之取齊也或讒之昭王昭王誅讒者而遣
國相奉書立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
死自誓由是諸侯畏其信此事與韓信相類然
毅能不二其節而信不克終毅能避地以免而
信及於難則所遇不同也

孔明在隆中嘗自比管樂論者或小其志此不
知管樂者管子一匡九合功蓋天下矣即樂毅
伐齊其才亦有不可及者孔明不能也當其將
秦魏韓趙之兵伐齊齊悉中國之兵拒之濟上

一戰而敗方是之時七國之兵雲翔而進計且
瓜分全齊之地肯拱手而授之燕哉毅乃還秦
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而
身帥燕兵長驅逐北取七十二城之地以入於
燕於是四國之兵徘徊境上不能有齊之一壘
矣夫秦韓地遠不能越趙魏而有齊還之即無
辭而去耳趙在齊之北境魏在齊之西境其志
不為燕取明也故以宋子魏以河間予趙而後
全齊可有故樂之功不難於取齊而難於散四

言身法金 卷之三
國之兵四國之兵既去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
前軍循太山以東至海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
連魏師後軍傍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
鎮齊都於是七十二城皆入燕之版圖矣是時
山東之國惟齊為強至於秦為東西帝一旦以
蠻夷僻陋之國舉之如摧枯振落毅之才何可
及也

樂毅以旬月之間拔齊七十餘城而兩城不下
持之數年非其兵力不足蓋其勢不可有也以
秦之強乘六國之弊席卷并吞混為一統然後
起而亡秦者六國之後也况齊之盛哉楚漢之
際諸田攘臂一呼國人景從兄弟更王迄於田
橫以區區一旅效死勿去况閔王之時哉樂生
之志蓋欲遲以歲月觀其情實銷其憤激之心
而鎮其反側之黨故徘徊兩城者為是故耳然
何其不明於天道耶夫以區區之燕而下東齊
十二之險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小顧欲得
之於強大此事之不行者也為樂之計當定齊

言少金 卷之二
之初即勸昭王益施仁義以服其心定國置君
反城與地則恩加於齊人德著於天下高可為
西伯下不失桓文孰與頓兵堅城以觀人之變
而使變及於身耶此所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謂
也

史記屈原傳為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
叙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
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即繼之曰令尹子
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
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
其迂乎

智伯將以瑤為後智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不逮者一也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
誰能待之智伯不聽竟立瑤也而智宗以滅吾
察其所謂五賢者皆絕人之才力世之所慕尚
以為豪雋者而竟以亡國何也蓋自古敗國亡
家之主徃徃有過人之才智而不肯約之以道
大則縱志遠圖蹂躪四海如秦皇隋帝小之則

文章技藝精妙絕倫如陳叔寶李煜皆所謂過
人之才智也使第得中才之主守其成業而輔
之以仁賢則秦隋不墟而陳唐不虜矣故司馬
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向使以如彼之才
而加之以問學仁義恭儉以無事為理其誰能
亡之故輔翼之具不可不講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
其龔於官也此真千古名言非三代以下語凡
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細者多
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角子鍾粟孫叔敖相
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塩之
察不可以居大官而况君人者乎

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
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子嘗教寡人修
功勞視次第令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後世有
習申子之術而不免為申子之請者是將使世
主聽其謁而廢其術也故術行而民滋怨

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往
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
之文侯又好賢禮士其所師友盡一世之賢者
故當時國勢惟魏為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
以取西河之地於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
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
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
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者之常談非所以議於
當時之勢也

齊威王名因齊周太后曰天崩地裂天王下席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腊史以為田齊以字相
類訛也田和號太公其子午號桓公蓋欲假其
名號以壓塞人心故言齊太公桓公者有兩不
可不辨也

夫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商鞅用之以強秦秦
強而鞅走死吳起用之以興楚楚興而起車裂
李斯能使秦帝而不能使已無種族鼂錯能使
漢用而不能使已無東市以至郅都寧成之倫

毛鷲酷烈比於蒼鷹乳虎卒身受大戮舉宗夷滅不可勝數此何故仁者天地之心也好惡拂人之性者猶受其災而况於拂天地之心乎故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

趙良之說商君為之也而商君不聽蔡澤之說范雎奪之也而范雎立從故心有所欲則愛之者不入言苟當理則嫌之者亦從故應侯有保身之哲而商君無善後之圖也言無工拙聽有愚智也

秦得西河上郡而強得巴蜀漢中而富伐魏之功商君之策也定蜀之舉司馬錯之謀也二人亦有功於秦矣

嘗觀張儀連衡之策欲秦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以成王業此為秦謀甚工不知蘇秦之說六國何以計不出此至王赧之末有地一邑諸侯合從猶假周以為重當秦之時較之三赧萬萬不同若合從六國以周為主猶有所以折秦者不然以秦之強豈以挾天子為重而儀畫云云

豈浪談者耶

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七國之時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公孫龍論臧三耳子高謂平原君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勿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終必受詘以此觀之子高乃能詘龍耳鄒衍之談至道不能詘也世之談名理者竒說恠論要眇玄微而不可揆以事理即發為文章雕華辨麗務出竒涉險以相夸詡而無所載於聖人之道亦臧三耳之類也

趙武靈王七國之英主也以胡服變俗并有中山代北之地其雄才大畧固有并吞六合之氣矣及其得一吳娃而不能自制遂廢太子而立吳娃之子及吳娃之死也又憐故太子之詘於其弟而欲兩王焉遂及於難夫以萬乘之主而

餓於環堵探雀殼而食者以衽席之愛故也才
足以闢地兼國遠迹振業而不能割愛於婦人
聲色之移人固若是哉

天之生才豈惟豪傑丈夫有關氣運即婦人女
子與治亂相關者其生亦必有自齊之君王后
是也方其識齊王法章於傭豎之中遂為內主
及擁子建為王當國四十餘年不受秦兵后死
而王建為虜故齊之祚延四十餘年者太史女
之力也而其迹起於牧豎私奔不亦奇哉嘗觀
其解連環之對才畧真有過人者向使王建能
守其遺法五國雖亡齊尚可倔強東海延數紀
之命何至死松栢間邪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
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
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
如因以為已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
之善也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

言以涉金
已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異哉方襄王之間也知其必聞使以不聞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死矣對之以聞而申之以畫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馮亭以上黨嫁禍趙王召平陽君豹問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此有道者之言非六國時語也夫害生於利無害則無利失生於得無得則無失故有無故之利必有無妄之災平陽君其聞老易之旨者矣

七國之時其卿相大臣惟虞卿為賢從橫之士惟陳軫近正遊談之客惟仲連為高儒者之徒惟孔子順不失家法將帥惟馬服樂毅有賢將之風

蘇秦既定合從恐秦伐趙敗其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而使其舍人厚資奉之使之得用秦事儀乃謝曰蘇君之世儀何能為竊意秦兵不出函谷未必六國之力蓋張儀之謀也張儀所

以不出兵者蘇秦之術也秦之智亦深矣哉蘇
秦之能不在合六國之從而在入張儀於秦第
儀之所以使秦兵不出者其說不可聞耳

夫天之所與者敵為之謀也韓人遣鄭國問秦
中作而覺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成
萬世之利乃遂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秦以富饒
故韓之為間非富秦也而秦以帝非天而何
人之才與地各有所宜廉頗為趙將而勝一為
楚將而敗曰我思用趙人此非虛語也故王良

造父之御非不工也以之操舟則矣逢門瞽人之
射非不巧也以之擊劍則踈故用得其宜者勝
用失其宜者敗

六國之於秦名為列國實相君臣安有范雎入
秦為相數年而諸侯不知者吾以為須賈之入
秦蓋偵睢也綈袍之贈蓋心知秦相故為此以
示恩耳其問佯問其入相府墜車佯驚也

茅焦勇士耳不知大義世以直節許之過矣夫
以祖龍之暴震懾六合而焦以一介之士橫當

虎口而不顧糜爛之禍斯以奇矣然其所為諫
秦則有可議者遷母於雍返之誠是也以私夫
為假父以私產為二弟厥義何居此其可使聞
於隣國而垂之史冊耶且以秦之暴戾滅先王
之籍絕聖人之道其可伏質解衣而諫者亦尚
有也焦魯無一言及之是焦雖生長濟南實不
聞齊魯諸儒之質行一勇敢之士而止耳

李斯韓非學術一也韓非之書未成而為李斯
所殺李斯竊非之言以成秦帝而自夷其宗蓋
刑法之學非仁者所用且亦天道所惡也觀韓
子之書其慘覈少恩至父子兄弟皆不可相信
一何甚也方斯之殺非惟以非為勝已非死可
以得志於秦豈知其禍之慘于非耶

山東諸侯西面而與秦爭權者惟齊耳當君王
后在位與秦結歡四十餘年國不被兵以五國
為之蔽也后勝相齊受秦間金以事秦誘王不
修攻守之具不助五國攻秦以故秦無東顧之
憂得肆力於五國五國滅矣秦亦奚愛孤國而

與之為東西帝邪故亡齊者后勝非秦亡齊也
亡趙者郭開非秦亡趙也亡吳者伯嚭非越亡
吳也小人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禍以至喪
國亡家滅宗絕祀皆起於一念好利之心耳彼
其始受秦越之間以為偷得鎬兩為旦夕之謀
豈虞其禍之至此烈耶

秦滅五國即墨大夫往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不欲為秦而在阿
鄆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

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大夫
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之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齊
王不聽為秦所虜餓松柏之間而死夫即墨大
夫之策晚矣然使齊有英主輔以田單孫武之
輩此策猶可及也何也陳勝以一匹夫能行於
六合為家之日而齊以全勝之地當六國新破
郡邑未置之時其為力必甚易也即不能亡秦
猶可以撓其財使六國之後得以間自立而齊

因以延數年之命未至一舉而虜也

秦漢之時天下富庶多在關中其次則齊秦并六國從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三萬戶漢定天下從劉敬之策又徙六國之後以實關中至武帝時又徙山東豪傑於茂陵故曰三選七遷充奉陵邑是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至王莽董卓再亂長安秦中物產為之一空益以五胡之禍雲擾百年人烟凋落殆成曠莽於是大江以北地廣人稀而關中為甚亦由氣數變遷使然豈盡

人事攷

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五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盧生之徒也坑之誠不為過其誦法孔子者與方士何與而盡坑之世不挾其實以為坑殺儒士彼盧生豈儒士耶

自上古以來天子諸侯皆以神明之胄藉有土之基以立國家未有以布衣稱王者有之自陳勝始未有以布衣帝天下者有之自漢高帝始也彼勝亦人豪矣哉

李斯一代之才也且其有功於秦亦不細矣而不免於種族以其持權重祿履盛滿不止也沙丘之謀使斯不從趙高彼亦未必自遂徒欲懷通侯之印甘心與嬖倖為伍以亂國本及山東盜起二世誚讓恐懼不知所出又進督責之說

以媚其主而秦亂成矣本其所以皆一念重祿之心為之也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史言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及考其原皆七國時所築秦特繕治之耳七國之時邊胡者三各築長城保塞秦則隴西北地上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遼陽至襄平為塞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及秦并六國又取匈奴河南之地因河為塞而繕長城延袤萬里其實因六

國之舊也齊亦有長城蘇秦所謂長城鉅防足
以為險今肥城平陰界中有其故址蓋以脩內
寇非為胡也

蒙恬之誅也以築長城萬里不能無絕地脉引
為已罪太史公謂其輕百姓之力遇誅固宜不
當專罪地脉其見深矣殊不知三世為將道家
所忌自蒙騫為將伐韓趙魏取七十餘城蒙武
破楚滅之恬毅兄弟又更將兵孤人之子寡人
之妻不知其幾矣豈是修築長城始結怨百姓

哉不知咎此而曰自吾先人至子孫積功信於
秦三世豈知積功正所以積怨哉至若陳丞相
平之知其不世則其識遠矣

李斯之盛也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
長男由為三川守車騎羅門廷以千數斯乃喟
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
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讀
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入
而不出以至於敗乃嘆東門黃犬不已晚乎善

乎鬼谷先生之戒蘇張也曰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畢輪世之君子何其不早見也

讀書要即事推見政俗如扁鵲傳邯鄲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周貴老人為耳目痺醫秦貴小兒為小兒醫此扁鵲通方之術然列國之政俗因可考見邯鄲何以貴婦人邯鄲者佳麗之所都六國之侯王將相皆爭取邯鄲之女以充後宮邯鄲以女為利故貴之也秦人何以貴小兒秦戎狄之俗貴壯而嚮老慈子嗜利如賈生所陳

又其俗重首虜務本業以子為利故貴之也乃若周人則有先王之遺澤覩庠序之教存孝弟之風故貴老也以此推其人民風俗美惡有間矣然扁鵲入列國所至即更名姓其方術隨至而變亦更名姓之意而竟為秦太醫令所殺故伎藝之精即多方自匿猶且不免焉醫仁術也豈造化者亦有所秘而妬其洩若管輅之卜郭璞之相地耶

秦皇東遊會稽千乘萬騎蓋海彌天氣焰何如

項王以一介布衣睥睨縱觀即曰彼可取而代也此言不苟必自有所見及漢祖觀之亦曰大丈夫當如此英雄器局大畧相同悲夫籍也項羽避仇吳中有大徒後喪梁常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英布論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二人皆一世之雄其居約時已有大志如此世之有志用世者誠於居卑之時默察等夷可以得其底裏即一旦用人勝於延訪耳

夫地勢固有夷險亦在守之者何如耳當秦之強一丸泥封函谷六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及二世之時地非易也周文以烏合之士鼓行入關如履平地何向者攻之難今甚易也故地利不如人和也

史記鴻門事以為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此耳食也總之項王本無殺沛公之心直為范增從史及沛公一見固已冰釋使羽真有殺沛公之心雖百樊噲徒膏斧鉞何益於

漢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揚太過如四皓羽翼太子正與此類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廢太子即百老人何益

天下有事才智之士所在蜂起然亦有不盡用者蒯通房君是也武臣狗范陽蒯通請以侯印授范陽令於是燕趙之郊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此酈生之辯也然臣徒行其言而不能委已用通以至於敗武臣立為趙王以張耳陳餘為將相使人報楚陳勝大怒欲發兵擊之柱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此張良之見也然勝王業不成房君亦無所就令得遇高祖其功名可勝道哉又如趙廝養卒走見燕將一語而載王以歸其才識過人如此竟不知其所終夫士當承平之世即有殊才異能與庸人比耦而居無以自異世亂乃見耳

范增庸人也項王入關坑秦卒二十萬而增不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增不諫當此之時

不待角力鬪兵而楚漢之雌雄固已決矣乃徒望天子氣而擊之何其明於望氣而暗於察人耶高帝曰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以為雖用范增無益於王增庸人也

韓生說項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伯此其見與劉敬同敬以之封韓以之烹智愚之相越如此興亡勝負不至垓下而決矣嘗恠新城三老之說明於大義非戰國策士所及漢廷諸臣無一人及此者豈故秦時儒生耶

高祖能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何也

史記侯之門仁義存出莊子解者言人臣委質於王侯之門則須存仁義其旨大謬本意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則為仁義矣何言竊弋蓋言是非無定成則為是仁暴無常貴則稱仁甚憤之詞也

讀史漫錄卷之二終

讀史漫錄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西漢

漢高制馭群臣諸將如撫小兒而不露其機智如韓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又一出成臯即自修武渡河馳入信軍奪其兵符易置諸將及破楚還入定陶又馳入齊

王信地奪其兵其操縱倚蹠視信越諸將直在
股掌之上彼韓信不聽蒯通之言豈盡不忍倍
漢哉蓋亦有所不敢也

高祖論楚漢成敗以為能用三傑固興亡之本
其實因一時賞勞群臣以此言歸功臣下要其
所以興廢不專在此何也漢王入秦約法三章
父老以牛酒勞師惟恐不為秦王及項王一入
即坑降卒二十萬焚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此固
已關成敗之數一矣漢王據有關中東西而制

天下內轉巴蜀之粟外食敖倉之積入有所據
出有所資此秦之地勢也而項王托身彭城當
四戰之衝無有山河之險轉輸梁楚又為彭越
所撓出無所資退無所蔽此六國之形也關成
敗之數二矣漢與楚相距滎陽韓信已徇魏破
代平趙定燕下全齊之地漢王不勞一矢而有
天下之半項王獨以其身角一旦之命自梁楚
之外一人尺土不為己有關成敗之數三矣乃
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此高祖之所笑而不問

也不亦悲耶蓋漢鑒秦之所以興以有地利而羽皆反之是以身敗乎成臯兵盡於垓下豈以一范增為得失邪

魯兩生者迂儒也何也叔孫通之為人誠不足與至於興朝廟之禮未為不合於古乃曰天下未定不可以興禮樂何其固執自帝王不作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必待積德百年則禮樂將不可數見與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一身如此况於為天下國家可以百

年不覩禮樂邪故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大濩大武亦非待數十年之後而興也蓋兩生之不行直薄通為人不欲與之共事耳其言禮樂非也

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好異之談徃徃不揆於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決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畧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為將監關

中兵於是發上郡隴西北地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為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
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
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
丘之事內外之變發於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
根本之地即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
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
應世批卻導窾攻瑕乘利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開其端而已

徐乘其後或已發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
藏其用者也

蕭何以請苑下廷尉此與喜其買田宅之意正
同犯高帝所為忌何者徒以其得衆也請苑以
施於民有結人心之迹故深忌之豈以其受賈
監金乎此時諸大功臣皆以反誅子房亦辟穀
謝事惟何久在相位關中之人服何甚於人主
一有動搖根本必危高帝已病故忌之耳其曰
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云者皆支詞

也

漢高帝患吳會稽輕剽無壯王以鎮之乃封兄子濞為吳王已拜受印乃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高祖何以精相人卜氣之術如此蓋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開創之主百家伎藝之流日侍左右故多所習聞爾吳會稽天下膏腴之地有豫章銅山煮海水為鹽以故其民無賦而國用富饒吳王反書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取必於吳諸王日

夜用之弗能盡以此之勢安得無反甚矣高祖之誤也在禮名山大川不以封 國初大建藩封惟吳越之間不王

高祖過河內石奮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奮本不知書而使之主記此高祖用人之術也令他主直以文博之士充之

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為里人所善任安為亭長部署人民獵者分雉兔平遂著名稱二人事相類豪傑之士當其阨困時固必有以自

見邪

諸呂之王也。世多右王陵而少平勃。此耳食也。平勃為高帝元勳，才畧冠世，何至模稜阿順不顧是非如此。蓋亦籌之熟矣。諸呂之王，不以平勃之言而成，亦必不以王陵之言而止。使三人接踵而諫者俱死耳。三人無恙，諸呂即王可圖也。何也？當是時，太后春秋高矣。一旦捐賓客，則祿產諸人一市監耳。此平勃之意也。或曰：有如此太后，延年二君先朝露，則天下事不可知。而二君眉白馬之盟，何以見高帝於地下嗟嗟？胡不

武氏時事觀之。武后在街廬陵，雖還位號未。狄公非能親討二張，而五王之勳皆狄公所。遠也。世皆知狄公之功，而不知其用平勃之智。使平勃不亡，則為五王者，有人使狄公尚存，則取二張者，有策其道一也。平勃之故智，何如曰：灌嬰以大將軍將數十萬眾屯漢東門，與齊合從。呂后未死而諸呂已為几上肉矣。狄公之樹五王用此策也。

漢高祖千古英雄之主，乃至嬖一女子，欲以百

戰所得之土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
太子者何為呂后也以呂后之驚悍而當孝惠
之仁柔其勢必至於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
羽翼已成橫絕四海雖有矰繳將安所施為呂
后也故曰呂氏真而主矣

絳侯左袒之問宋人非之其迂可笑當是時太
尉已入北軍百萬之衆在其掌握聲罪致討呂
氏之勢去矣執符而臨之曰為劉為呂則安有
為呂者乎辟如平盜者已執其渠魁乃聚其
黨而問曰若欲為盜若欲為平民則安有口我
為盜者乎其盡左袒無疑也然則何以問曰安
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
氣使以為呂之言為辱也故太尉一問而劉氏
安矣

酈生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韓信襲而取之此蒯
通為信計然熟計當時事勢亦不得不然何也
彼時候王分裂未有所屬田氏以故齊舊宗據
有其土齊人服之久矣一旦以三寸舌下之豈

惟田氏臣節不堅且亦何以壓其國人河濟之間終非漢有也彼酈生之所謂下者不過使之稱藩奉職如六國之於秦而已漢非能郡縣其地若趙魏也又非能易置其侯王若信越輩也一旦有得失則合從之事起而勝廣之患不難矣於漢何有哉故蒯生為信畫實為漢謀也

韓信伐趙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索隱解小飯曰飡謂立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此解非是蓋傳飡者乃軍中會食之令曰破趙會

食者即傳飡之語也秦始皇衛士傳飡又似不同蓋侍衛吏卒不得退食以飯就殿陛之間相傳而食耳

漢高祖欲立如意為太子周昌固爭而止及如意立為趙王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吕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可謂知人矣其後吕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酖死也使昌一曰在趙趙王一曰有國矣志節有

餘而識變不足見賣於婦人而不得保六尺之
孤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已然則為昌計
者將辭徵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王留
相昌毋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傳
留王屬其後人毋遣亦可已

策士之術欲以禍福利害動人必投之以其所
甚忌如酈生下齊將以漢之強詭之而當時形
勢困廣所知惟至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
粟方船而下則廣之心動矣陸賈之下南越將
以漢兵恐之則隔越山海萬里險阻未必能取
佗惟至漢將十萬眾臨越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則佗之氣折矣何也皆其所甚忌也

陸賈傳一歲中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
溷公為也註解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
不鮮之物非是賈言我一歲中但再三見使相
見頻數亦不新鮮如俗所謂希罕也蓋戲語耳
漢書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又是一義

張子房言事常不肯自任必使人先發其端方

以一二語推其後輒有回天之力此子房作用也如高帝入秦欲留居秦宮室樊噲力陳其不可子房方請從噲言還軍霸上及欲都洛陽劉敬請入關中至數百言子房方明言都關中之便當二人未發端時子房豈見不及此曾無一語必待二人有言乃贊其次此其作用處也子房平生事多類此如沙中偶語平日豈不知其謀必待上自望見方以謀反對蓋子房之涉世為而不宰有而不居上不近名下不近刑莊子人間世一篇足以證之後世智巧之士無子房之心有子房之術而以藏用自托使世道人心日以不古良可慨也

劉敬所建白殿事皆萬世之畧其大者在建都長安與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是時關中人少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使不有以實之雖據上游實無居重之勢如枵腹裸袒立千仞之岡而勅敵環立其下豈不得地勢不能存也於是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豪傑名家十餘萬口

充奉陵邑以處鄭白之沃陸海之藏故漢時關
中富庶甲於天下則敬之謀也後有據漢之形
勢而無漢之富實者可不求其故哉

季布傳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註以
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聲勢以自炫耀大謬顧
金錢猶言覓金錢耳

秦漢之間遊士從橫不聞道如范睢主父之顛
皆以報恩復怨為平生得意士君子難言之樂
布嘗為奴後至諧侯卿相乃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其言雖
人情所有然於君子長者之道固已遠矣此何
故不學之過也後之君子習聖賢之說使以樂
布之言謂之必不受矣然而陰用其語若反甚
焉者安在其聞道哉

惠帝三年城長安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
三十日而罷五年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
作三十日而罷凡十四萬人作兩月而城成可
謂省矣今若以京營十二萬軍城都邑四十里

三月而竣其必不能可知然史徒記其數不知中間調度定作何方亦不可踰度也

呂頹機畧不減其姊非樊噲不足當之如鄴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頹大怒祿等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其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此人幸而為女假使祿產有如此才劉氏危矣

天下事有一定著數雖聖賢處之亦不能越如文帝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此一大關節也

漢文振儉之令八十以上月賜米酒肉九十加賜帛絮長吏闕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畜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職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虛文壅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實心奉行王道可與不知文帝之時郡邑長吏有能奉行者否後世養老之政不行惟大慶覃恩有米肉之賜有司視為故紙不肯

舉行使朝廷德澤迄不下究何以復三代之盛
必世之仁哉

漢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
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
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其盡除田之租稅此則不但賜租乃至除而不
收至景帝元年復收民田半租則其半尚除免
也不知當時田租之外尚有一項供需俸給公
家之用不然安有除去田租而可以為國者是

三代之所不能行也彼時封國既多各有國賦
百官之員又少沿邊諸侯各以其國禦虜士馬
之費不領於司農而文帝躬行節儉無分外之
管費自少耳至乃除去田租恐必別有經計不
可不考也

張武為代郎中令文帝入為天子武實決策扈從
即位之夜即拜武郎中令然帝在位二十餘年
而武位不益郎中令也古人仕宦之難如此使
後世如武者當以決策扈從論功旬日之間即

為將相安有以藩邸重臣二十年不遷者乎然
武嘗受賂金錢文帝加賜以媿之恐其人無大
臣之節不可大用文帝不以故舊私之爾
漢所謂吳楚者皆在江淮之間吳王以煮海為
鹽百姓無賦富甲天下可見江淮之間自古稱
殷富矣今淮揚二郡煮海之利尚在朝廷設塩
官推之以給九邊當租稅之半然法久弊生重
以水潦其民凋瘵逋負日多豈地有盛衰邪將
一國之用有限而人主之經費多與

漢文帝好黃老之言以無為為理故於禮樂制
度謙讓未遑即一時才博善畫之臣如晁錯賈
生多言更定法令帝皆奇貴其人而不用其畫
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錯賈生當武帝之時言
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聽言有能不聽言
人臣有能進言有能不進言當可以有為之時
能聽者治當可以不為之時能不聽者治當衆
人不言之時能言者貴當衆人皆言之時能不
言者貴吁此未易為一二淺夫道也

賈生之言雖微傷於激其實切中事理深識利害自文帝以後行之數世其言愈效即如積貯之法文帝身親行之終於粟陳貫朽富庶累世若生者未為不用直其身不顯耳晁錯上言兵事其說甚具至謂以夷狄攻夷狄為中國之形千古不可易也自漢以來惟唐太宗能行其法故能制服四夷混一區宇以其兼中國夷狄之長技也

張廷尉諫止畜夫之拜真長者之言可為萬世用人之法自古天下靡敝皆因在上者喜捷黷精敏而厭薄老成故天下爭為奇譎效工呈能不顧其實以至於救安得廷尉之言而稱之考廷尉學術蓋得之王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王生使張廷尉結襪欲以重廷尉汲長孺揖大將軍乃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此其指甚深可見當時以退讓相高即有不詘之客皆為美談兩人皆治黃老言豈將以知白守雌之肯為二貴人立一標邪嗟嗟季世而下毋論結襪

長揖有正色吐氣於貴人之前則左右已唾指
即有道二公之詞不咲以為狂者幾希

文帝聞張釋之論上林畜夫以秦事為比即召
叅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聞馮唐言燕頗
李牧怒入禁中良久復召唐使畢其說願治之
君聽言納善惟恐不及如此

漢文過郎署與馮唐論將唐言雲中守魏尚即
召尚復以為雲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
三云中守魏舒即召舒復以為雲中守兩人事甚

相類文帝之受諫求賢可謂有帝王之風矣尚
本以上功幕府差六級遂下吏故唐力言文法
之拘不能用將舒以士卒戰死數百人罷故叔
言其能得死力所以為長者此二公者其識見
獎拔又出尋常之表者哉

賈生志大而才不踈其所陳諸策至武帝時盡
用之如更定律令分建諸侯正朔服色是也第
不獲用於文帝耳鵬賦中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真人淡漠獨與道息數語上契老莊之旨生聞

道者也迹其超然於死生之表豈請纓投筆之流以功名自樹者可同年而語耶然其弔屈原賦則不知古人之心矣何也原之所為葬身蛟龍者正以睠顧楚國係心王室而不忍他適也生乃曰覽九州而相其君又何必懷此都也何其不知原之心若此耶迹生之言使其當七國時諫於其君不用則掉臂而去矣豈惟沅湘有靈以生之言為點而不受即後之論生者將以此為短長言可不慎哉

漢文帝身衣弋縹而賈人牆屋文繡夫人衣不曳地而倡優下賤得為后服此風俗之蠹也然富庶承平之象於此可想矣要之惟帝身弋縹而後賈人下賤有文繡之飾至武帝之世窮奢極欲珍臺閣館車服美人之釁視文景之時何啻天壤而舟車絡錢算及毫末賈人下賤方且愁病無聊何以有雍容奢麗之風耶張釋之止太子車於司馬門文帝至謝過太后乃承制貫免江充逢太子車於馳道即以屬吏

武帝因信用之此二事相類然釋之主於執法而充乃借以貢諛心術則不同矣夫事有同形而異情者不可不辨然後効亦可觀哉

漢時丞相權最重可顯誅殺如申屠嘉召鄧通欲斬之通叩頭出血不止及文帝使至通乃得釋曰丞相幾殺臣其後欲法晁錯文帝不許嘉退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通為太中大夫貴倖無兩錯為內史列於九卿皆朝廷貴臣丞相得先斬之可謂重矣自大將軍以後政歸尚書丞相之權遂輕然嘉剛直不屈氣蓋一世袁盎以其不下車直往而數之盎亦好勝者哉

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責錯曰公為政人口語多怨公者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錯父之言非也人臣辭親而仕身非已有苟利國家死生以之顧其策於國家何如耳劉氏果安何有晁氏故錯父

言史記卷之三
陵母等死而知識相越不可不察也若曰錯之學術足以殺身則是矣

衛綰以戲車郎得幸位至三公終無可言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絳侯孝武之用博陸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敢於敦厚哉辟人家養兒求一阿保必擇年長朴實之嫗以見委之何也其志顯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見敢以付之邪

自古藩封之侈莫盛於漢而吳與梁為最吳有江淮鑄山煮海金錢流徧天下今之幣藏不如也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今之官苑不如也而漢未嘗稱詘古之物力一何蕃盛哉

天下之物渾厚者常實精密者常虛張釋之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夫苛察相高本以為實也而至於文具是名法之效虛也武帝之作沈命與宣帝之增戶口是以明之

世傳東方朔有僊道遂多取詭異不經之談附
繫於朔然考之史傳武帝厚延方士求蓬萊方
丈之迹而朔日侍左右曾無一言以獻則世所
傳朔事皆謾也然武帝至海上欲浮海求仙群
臣諫莫能止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
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
人亦無益也詳朔此語又似畫工解衣盤薄者
豈其真有仙道而帝不之識也抑朔羞與文成
五利之徒為伍而不言邪使朔誠仙人則文成

五利之流不可以謾朔何況安期羨門老子曰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甚疑東方生云

夏侯孝若為東方先生畫贊極其稱頌然第知
其瓌瑋博達思周變通而未究其實也觀朔傳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詞數萬言專商鞅韓非
之語則朔乃挾名法之學欲有所用於世非直
避世金門而已而史直與蒞助吾丘等並列為
侍從之臣不亦詘邪武帝方張皇浩侈以逞其
志而朔所言主於耕稼務本以此不相入世徒

以其恢啁滑稽至附以神仙詭異之事眇其
言東方生也

漢興百年更惠文之治至於景帝風俗醇厚人
皆畏罪自重郅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其後甯
成尹齊之流各相倣效務為驚惶重以武帝多
愆嚴刑峻法取快一時元氣日以鑿削至其末
年盜賊紛起海內虛耗其端由酷吏戕之而禍
首則自都始也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郅都為濟南太守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及
甯成為都尉直凌都出其上都卒善遇與之結
歡甯成為關都尉義縱為南陽太守過關成側
行送迎縱氣盛不為禮及至南陽遂破甯成之
家故曰好勝者必遇其敵

條侯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條
侯弗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
府至武帝時趙禹張湯用事法令日滋史民重
足亞夫之言驗矣甯成家居武帝欲以為郡丞
相公孫弘曰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兩公

者可謂有宰相之識矣

條侯之平吳楚以六乘傳會兵滎陽何其疾也
及至昌邑深溝高壘堅卧不戰又何緩也蓋吳
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
下則敵據其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
楚剽急利在速戰至而即與爭則以勞乘逸勝
負之機又未有所定也故疾馳以扼其進而堅
壁以老其師使其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徠
細梁壁食盡力詘而七國已蹙於釜鬲中矣讚

葛之智司馬懿以是困之至於輿尸况七國烏
合之衆哉

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為
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真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
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鎮之以
醇謹而潛有消彌不至極敝此真宰相事也天
下之事惟朴能鎮浮惟靜能御躁故曰重為輕
君靜為躁根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

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技自
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耶効
馬服君為將所得祿賜盡以分將士魏其侯拜
大將軍所賜金陳之廊廡下令軍吏裁取為用
金毋入家者古之名將率以此鼓士心使之死
敵今邊將毋論分金予士即軍士月糧能無朘
削者有幾本其所以非獨將之不肖蓋朝廷賜
予太薄稽挾太密令不得少自寬縱其救至此
也

漢時刺史權重即今御史之任而專生殺丞相
長史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內倚中
貴人仁皆刺舉下吏誅死可謂奉法不阿者矣
優旃呼陸楯郎曰汝雖長幸兩立我雖短幸安
居東方生弄侏儒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二語相類

天下之事有名為長厚而實回曲不情者不疑
之償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
君子惟立身行己不愧天日即毀譽得失皆不

讀史漫錄 卷之三
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免污辱之名而反
涉於自為故不疑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
取焉爾

漢法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
算以上乃得為吏十算者十萬也 國初以富
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污之性在人所賦貴
遊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窮巷
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為少此法蓋科目未
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

世也

東方朔上林之諫極有識見南山天下之阻是
為陸海秦之兼山東正在於此正如人家負郭
腴田他地雖千百不以易之有人於此取負郭
畝鍾之田盡規以為臺沼而仰給別墅緩急水
旱必不支矣武帝虛耗職此故也

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已常先發以制之
使其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害袁盎盎
之兄子說曰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

帝出趙談駮乘袁盎伏車而諫談泣下車使非
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
其故哉嗟夫世之為折檻牽裾類此者政夥
衛青功業甚盛然本傳惟敘其闕閱爵賞而不
及其將材蓋有所不足也及觀伍被對淮南王
之言乃知青有名將之風人所不可及者被云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騎上下山
如飛才力絕人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
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於是淮南王謀遣人
入事丞相大將軍事發即刺殺大將軍而說丞
相私下之如發蒙耳大將軍尚為淮南所忌如
此惟丞相不用刺可以知二公矣
趙禹張湯共定律令相得甚歡及湯有罪使
八輩簿責湯不肯服乃使趙禹禹以數語讓湯
立使自殺此與來俊臣周興何異刑法之學固
自戕哉武帝愛湯甚使禹調護其間湯未必死
乃直往趣之安在其交歡耶然禹志在奉法孤
立而湯舞智以御人其志行則不同矣

夫酷烈之吏大槩希世取合非有所執持也張
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杜周為廷尉上
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
見其冤狀所謂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二公皆有
焉後之為文深吏者其精神血脈皆出於此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托而後傳於世如司
馬子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
子為列侯九卿力能傳其書不然即藏之名山
其中亦難矣然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湮沒
無聞者亦不少也

漢儀法大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
文書而已晉賜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
顏師古曰談為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嘗
疑太史公之官不再見於漢史而遷自以為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則在諸吏下列安得位
丞相上及觀唐宋螭頭記注之制乃知所謂位

在丞相上者蓋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居丞相
之上以記言動耳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
也不見於百官表而見於儀注可以推矣
太史公自敘漢興自曹叅薦蓋公言黃老而賈
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可見漢時名臣
不出三家學術即人主亦然孝文用黃老者武
用儒景宣用申韓

史記乃藏山之草未嘗刊正其中錯誤者多世
人不察反以為奇如司馬長卿傳後太史公云
云乃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是子雲
子長並世而立也又循吏傳中李離石奢二人
皆俠節仗劍之士未嘗有吏績其為謬誤無疑
他如此類者甚衆不可一二指也

漢武帝以司馬相如畧定西夷邛笮冉駹之屬
皆為內臣西至沫若南至牂牁為徼以一介文
士關地千里亦大奇事也世之慕相如者徒以
為詞人墨客不察其所建樹有瓌璋立功之士
所不能者莊助為會稽太守亦發兵誅南越當

言史記卷之三
時文士如此武帝又善任使惟其所用無不効
奇斯亦士之一時矣

漢伐南越四道一出桂陽一出豫章一出零陵
一出夜郎伐閩越四道一出句章一出武林一
出梅嶺一出若耶白沙伐朝鮮二道一出遼東
一浮渤海

衛霍傳所敘二將戰功若不容口及佞幸傳則
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幸然頗用才能自進
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敘戰功率取甚

奏報之詞及爾書所褒屬次第其語非實予之
也

倪寬著書奏敏於文而口不能發明楊子雲口
吃不能道辭而善著書天之生人其才質不能
兼有如此

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湯索隱解本救不除則
其末難止是揚湯止沸之說也救火揚湯只言
急耳

建元元年孝武欲置相藉福說田蚡以為魏其

貴父素得士即相必讓魏其而自為太尉丞相
太尉尊等耳且有讓賢名紛紛從其策福之為紛紛
畫可謂忠矣魏其食客甚衆使有人以福之策
進令其早自引避亦可以免矣而無以是告者
安在其能得士耶

田蚡竇嬰在東朝廷辯蚡自言所好音樂狗馬
倡優巧匠乃不如魏其等日與天下豪傑論議
仰天畫地不知所欲為遂詘魏其人臣居權寵
之地事猜忌之主徃徃以奢侈自汙王翦郭中
令皆是道也然以語士人之節則左矣

武安之傾魏其也武帝問朝臣兩人孰是莫敢
對惟汲黯是魏其大將軍青寵少衰而驃騎將
軍日益貴舉大將軍門下故人皆去事驃騎惟
任安不肯夫忼慨慕義之士不遇艱難何以見
哉

韓安國為獄吏田甲所辱及起徒中為內史召
甲咲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李善遇之李廣
夜行為霸陵尉所止及拜右北平即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兩人度量相越如此然史稱李廣誠結於士大夫蓋質直徑庭者安國其人

不醇類以要名又未可優劣也

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總戎叅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殷不逝動見踦撫何以責功效於桴鼓之間邪

漢武之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枚馬吾丘之倫使備侍從而子長之史蘇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仙也文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邪天下事自有真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嘗觀王恢馬邑之事心竊疑之以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空谷之中而使敵不覺揆之於理必

言史記卷之三
不可通者韓安國輩惟以匈奴之不可擊與恢
等爭而不言及此何也豈其匿軍之法自有方
畧耶

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置博士
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
藝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由是勸學右文
之典遂為歷代所祖其實自弘發之可謂有功
於經術者矣世徒以其高學矯情薄其相業而
不錄其功亦非通論也

漢將用兵惟霍去病李陵能以少敵衆去病嘗
以萬騎出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餘里收其祭天金人以歸李陵以五千劍
客出浚稽山匈奴舉以十萬之衆轉戰數日矢
盡道窮僅乃得之二將之才可謂相當矣然霍
以之封李以之虜數之成敗非人所能為也
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金日磾身在俘虜以過
馬一見即拜為光祿置之左右其時貴戚多竊
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此與用陳平護軍相類其後至與霍光同受顧命蓋武帝在位日久閱天下之事深矣其用一亡虜付六尺之孤必非無所見而然蓋帝生平好瓌詭之士所與左右者非文學才辯之流即機噉儂捷之輩與之馳驚縱橫固已盡其情偽以為托孤寄命非重厚老成之士不可也故一試而得光再試而得日磾舉負宸之圖而授之不疑此又高祖用周勃之智也故曰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要之胡人性直可使効死易結以恩唐太宗好用胡人至使環衛左右其忠誠盡力七人不及也

漢武以山東大水郡國倉廩不能救振乃徙貧民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衣食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此雖非良法然能虛府庫之藏以業貧民數十萬亦三代以後所不多見也新秦中者即今之河套徃一二大臣嘗建復套之議識者以為可復而不可有正謂不能得數十萬人居其中耳即使套決可復徙數

讀史通鑑 卷之三
十萬人實之朝廷必不能廩之數歲正不知漢
時倉庾何以充衍如此考其漕輓之數與今日
正等惟關中天府多有腴沃當山東之半是今
日所不能及也

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
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
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於此今陝
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

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
數萬無所用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煩費若修
舉陝西馬政北邊所得胡馬皆令圉人主之清
覈牧地稽補圉卒可使苑政修舉畜馬蕃息關
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
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
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
守之萬人不能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

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
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從邪者未必獲福如武帝
末年趙禹張湯用事於中而尹齊甯成之倫為
之鷲擊於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
寬為左內史勸農緩罰擇用仁厚推情與下不
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闊狹與民相貸若不能
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竒之卒之希世阿
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寬以功名

終為漢名臣士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
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悟者矣
漢武之封禪司馬相如啓之也相如病死遺書
勸上東封上感其言與公卿諸臣議封禪而方
士乘其間因以黃帝封禪不死之說進於是上
乃東封太山求神海上車轍馬跡徧於四海卒
使天下虛耗民窮盜起皆相如一言啓之也其
亦異乎史魚之諫者歟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行州郡雋不疑以閭里

諸生片言進規勝之深納其言即薦以為刺史
以暴之強健能下問一生受其至言而雋又能
以立談之間折其武悍之氣是二人者皆不可
及也

漢時極重博士博士之選三科高第為尚書尚
書者樞機近臣也次及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
次補諸侯太傅若今王相云

漢代極重經儒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
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
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周襄王不能
事毋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
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
之言不行其重經學至矣

漢自武帝以後柄歸中朝政去兩府所謂中朝
者大司馬大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也所謂
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蓋武帝決
事禁中希見卿相故霍光金日磾以將軍宿衛
受遺托孤其後相沿遂不可返至光武不任三

公政歸臺閣其端蓋起於此

漢時匈奴王廷直代雲中左方王將直上谷以
往至濊貊朝鮮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接月支
氏羗此其大畧也今虜酋旃幕亦直雲中左方
為土蠻擺要兀慎黃台吉諸部落當薊遼邊右
方為吉能丙兔諸部落當陝西諸邊弘治以來
火節吉囊皆寇陝西自嘉靖中葉俺酋兵盛寇
代雲中及胡酋內向貢市既開而土蠻及三衛
寇遼左數十年之間其寇自西而東物極必返
他日有變當起於西邊此氣數也

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鹵獲因
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
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即以法繩大
將今日法罔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
何暇鼓舞吏士相與期於繩墨之外哉
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教之不能知內地曲
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
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翁侯趙信又襲中

言身法錄 卷之三
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
可見守邊者當盡闡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
其驗也

李廣將兵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土不盡食廣不
嘗食自古名將皆用是道如霍去病之將重車
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
病尚穿域蹋鞠此非有天幸何以不敗嗟夫以
二將所由如此而成敗乃反相謬此亦世之所
悲也

主父以開朔方與丞相弘忤及用齊事敗士欲
毋誅弘曰齊王自殺國除不誅偃無以謝天下
乃遂族偃史言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者雖佯
與善必報其禍此其一也以弘之經學相業可
謂不數而上謝蕭曹下慙董賈毋乃以其心術
之微有不可信者邪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為孔車長者
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

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皆然獨主父
弋然後之言其惡者必其嘗譽之者也夫有為
而譽者必有為而毀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
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平帝時追錄公孫弘言其位為丞相食一肉脫
粟為布被可見弘本以此著名稱而汲公獨少
之豈弘之詐能欺數世之後而不能欺一長孺
蓋漢廷之臣皆知其偽而汲公敢言也然平帝
褒之者何王莽偽為恭儉以釣名聲取其與已

類故錄之爾夫不見取於同時之長孺而見知
於數世之王莽弘之品流不益為轅生耻耶
汲黯鄭莊皆衛人同時在九卿又皆學黃老之
言然其行義則不同汲直好清淨責大指任氣
節面折不阿而莊在朝常趨承和意不甚剖當
否日夜存諸故人請謝賓客無論其品第直若
相反者然其內行修潔則與汲頗不愧耳
古之名將相即無論學術要皆有過人處如汲
黯揖大將軍青青聞愈賢黯遇之過於平生又

如青謝客云人臣當奉法修職尙與薦士此其
識見有縉紳之儒所不及者其身譽豈可觀也
世徒以為奴虜貴倖傲一時之寵則過矣

漢武帝通西域靡牧中國以事無用本為失策
然以臣屬烏孫月支連其西大夏之屬斷匈奴
右臂故匈奴不支而漢得專力北邊至宣元之
世郅支呼韓稽首入見迄於東漢之末可數百
年無匈奴之患皆武帝之功也嗟夫長駕遠御
之主以一身任其勞而遺天下以安以一身當

其怨而遺子孫以德拘繫之士烏能與之料遠
近之勢哉

胡人性拙木無能為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為
患如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
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
絮皆馳騫荆棘而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
人民畜牧匈奴遂桀驁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為

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
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為敵國所用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
越二語竦動高帝故朝廷用人之途不可不廣
也

侍中孔安國者臧之從弟也漢時侍中如後代
宦者之職分掌乘輿服御至虎子褻器之屬皆
有司存惟以安國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
之自今觀之以近侍儒臣為人主掌唾壺已非

待士之禮而當時猶以為榮漢之待士尚有秦
風然以儒學之臣參於宦寺之間親近人主朝
夕獻納於君德治道甚有補益第不當使之供
奔走之役如豎隸耳

又漢世侍中以士人為之與中官俱止禁中分
掌乘輿服御武帝以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皆
遣出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金日磾少子為
侍中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而殺之可見侍
中在內宮人皆不避亦太踈矣唐時君臣宴會

言史記卷之三
四
公主后妃皆得與座賦詩其褻狎無禮尤甚於
漢至宋以來宮闈肅然與外庭不相聞問家法
之正自三代以下無與為比我 朝尤有甚焉
禁城之內皆以宦寺守衛直宿將校皆列於外
后妃一入宮門即其父兄弟姪終身不得一見
閨儀之肅可謂至矣

漢初以丞相御史為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
世才臣進用丞相之權頗輕其後霍光金日磾
受遺輔政以將軍宿衛共領尚書自此權歸臺
閣不論何官但錄尚書事者即為政府丞相御
史奉而行之不得與議此漢制之變也唐初以
尚書僕射為首相其後政歸禁苑中書門下二
省號為執政即五品以上同一省平章即為真
相而尚書僕射反居外奉行不得稱宰相矣此
唐制之變也

雋不疑之母見不疑有所平反而喜笑異於他
時嚴延年之母見延年論囚枉濫而歸家掃除
墓地此二母者其識固相埒矣子之賢不肖何

其遠哉

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邴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為甯而不為邴者又何衆也

霍光之功不在擁昭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後培養元氣何也蓋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少譬人當大病之餘腹虛體羸而光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稍復文景之業

宣帝所以中興未必非光啓之也其功亦不細矣然光之為人好權矜氣而不知事機當其在廷之臣徃徃迎合意旨如丞相卓千秋議少府徐仁事議者知光之旨即欲展千秋非杜延年奏記則丞相有請室之繫矣光以宿衛之臣視丞相御史如下吏此非漢法也又光好事喜功有驃騎之風當武帝窮兵之後瘡痍未起又用逢蠅銳之士使之要功生事於繼夷如范明友東擊遼左傅介子西斬樓蘭皆光開之視絳侯曹

參其操持固有間哉

霍光廢昌邑王非人臣之禮也雖然其失不在廢而在立以光所劾奏昌邑之不肖不可以奉宗廟甚明然其居國所為如王式之諫漢廷豈無知者何不再三延訪而遽以神器畀之天下大器持以予奪若反覆手何其不慎如此武帝所以委國授光徒以其謹慎耳豈小事謹慎而大事不謹慎邪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為懼不

知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丞相之輕至此然敞夫人可謂智矣禍福利害在須臾之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而能以一言定之其氣識亦不數見者哉

嚴延年之劾奏霍光人知其有益於國體而不知有益於光也當光廢立之際手握六璽以授

宣帝其權勢威福可為寒心宣帝起問巷之間
驟登大位以為在廷羣臣畏老之威望塵帽伏
莫敢與迕而延年以一御史直詞正議以折其
氣宣帝必且以為光之威未足以屈羣臣而人
主可以駕御則畏光之心輕矣大臣莫危於人
主之畏已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其何益如之
故延年此舉有功於光甚大也

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古人不言溫
室之樹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

聞之於外然亦有不可秘者大抵密謀深畫出
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為賣主之重嘉言
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秘秘則見以為壅主之
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
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
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為諫議大夫嘗出
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
傳耳此不敢秘者也故舜堯有一嘉謨嘉謀入告

詩史通鑑 卷之三
之命而文王有奔走䟽附之 為之喻德宣譽
以結人心聖佐賢臣之事君 有道矣

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 萬國必當親歷
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 以贊理萬幾不
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 往往起家郡邑
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
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
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

之事百聞不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
於此使以已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已之所
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
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
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
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
如哉

趙充國之上屯田也宣帝反覆問難必求至當
充國執其所見一定不移人主再三譙讓之於

讀史漫錄 卷之三
上異已之徒百方沮格之於旁而其說竟不可
易君臣之際皆可謂難能矣夫成天下之功者
其必有一定之見也使已之所見人皆從而和
之則何難之有惟其以一人之身橫當上下之
阻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後可以立不世之功則
亦安能和於俗而悅於衆哉

趙克國在西邊有羗酋來歸克國賜飲食遣之
使其傳諭種人護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
遣克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

也五言讀其語常再三嘆以為此二言者萬世人
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
不可有為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求一
身便利無所掛礙徃徃曲為小文以求合於繩
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即有後事我無與知
可也則國家奚賴為使人人以克國之言為法
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克國屯田湟
中虜已窮困破羗強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
以破壞及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之

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法後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即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為奇功而邊釁以開功在留屯則上且以守邊為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功伐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尤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

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趙充國辛武賢皆一時名將也充國嘗薦武賢使行諸羌及屯田之議相左遂至成隙其後辛慶忌為將猶與趙氏相攻謀之不同至于如此自古將相大臣以意見不同構成大郤若此衆矣揔之不學無術未聞道耳

董仲舒罷官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充國以老罷政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古

言史漢知 卷之三
之重舊臣如此今世公卿大臣得請里居則闕
廷萬里邈不相即安有使命及闡臨問大政者
耶此無異故士大夫以趨仕逐利不重於人主
而上以敝徒弁髦視其臣也亦薄矣哉

世言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吾嘗考其
平生霸之治郡蓋亦有涉於文具者非至為相
而損也方霸為相以興化條課郡國上計吏其
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
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

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故張敞奏之以為
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
增加澆淳散樸並行為貌有名無實此言極當
霸徒以興化為美取一時虛文粉飾吏治其實
無益小民徒長澆偽之風以此推之霸治郡以
教化致理無亦涉於文具邪不然以已之誠而
信人之偽則不燭於世故者矣

漢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及宣帝之世大司農耿壽昌以歲豐穀賤

農人少利請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以
供京師省山東漕卒之半此法最善然當時三
輔諸郡皆沃野上腴可敵關東之半若今畿內
之地凋敝荒涼反不及外郡十一卒求百萬之
衆何以能致然京東瀕海千里榛莽蕭條誠舉
鄭白之法化為膏腴遇歲豐穀賤即以便宜糴
買而使江南折價以入內帑此省漕費而備不
虞國家永久之利也

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
諸侯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以不臣之禮
以為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
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于朝享不為畔臣萬世
之長策也此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為法何也
待之以不臣即使渝盟干紀於國體無損惟有
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已若使一正君臣之名
則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其名為叛縱
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則兵
連禍結構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傳

之言真遠慮哉

漢時齊國最為富盛其織作錦綺之巧甲於天下朝廷立三服官於齊以供尚方之用三服者春獻冠績緹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絹為夏服即今南京織造制也舊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及宣帝之世三服作王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至貢禹上疏元帝稍減焉予嘗嘆當時齊國之富如此古今地利非有登下而今日三齊之地利詘民貧杼軸盡空其解安在無乃地氣

有轉移邪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為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為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弼左右之臣以德為才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為才何也三十幅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之周流千

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此責
軸以動而以輻之材為軸則車必摧矣

人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防預然事體自有
大小如薛廣德之諫御船至欲以血汗車輪則
太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興廢而遽犯禮以諫事
有大於此者胡以處之經生之迂如此

孔氏在漢世有高士二人孔臧孔霸是也武帝
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願守太常典其家業
元帝從孔霸授經欲以為相霸謙退不好權勢

自陳再三元帝知其至誠乃弗用也夫二君者
可謂三公不易介執彼時曲學為丞相御史者
其人安在而二君之名千載如一日爵位寧足
貴邪以聖人之後而有此賢達其得於家學者
多矣

漢自高祖令郡國立太上皇廟是後高文諸廟
相繼而立非古制也匡衡貢禹建議罷之又戾
太子園不在九廟之列亦同時毀則又非也何
也有其舉之莫或廢之猶為制禮者況言耳况

仁人孝子之心寧失於過而不可失於不及祖
宗廟貌祀之幾二百年所在臣民皆有瞻仰雖
於禮經不合而勸忠教敬之道不為無補一旦
舉而廢之其何忍哉至於昭靈后以下廟祀不
及惟有園陵一祀舉而廢之是無祀也矣太子
者元帝之曾祖不干大統存一豆之祀舉而廢
之是無親也二公之見迂矣夫禮有協諸義而
協者非協諸義也協諸情也故曰禮本人情又
曰返其所自始二公所議揆之於禮固已失其
大歸矣而區區世數之間以為損益無乃得其
數而不得其情邪

京房之說元帝司馬溫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
能悟主愚竊以為房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敷奏
之體與筴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筴士之說俛
仰慶弔押闔指畫其激昂逆耳之談有人之所
不能堪者而以其談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
不覺其折而從之也至於人臣之進諫惟明白
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

言外錄 卷之三
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陳而無所規避竭
吾之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於言之聽否則不
可以術取必也方房宴見之時欲發石顯之佞
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為有可入
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為善悟主者莫是過也
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
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即如一介之
士偶有過舉為之友者當密陳而直指之其人
未有不感動者若當大衆聚會設為發難之辭

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人有不慙沮
者即唯唯受命亦勉強耳况在人主之前執孔
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房之諫詰諫也
司馬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者矣

自古巧佞之臣欲專國家名寵必有一段過人
之才以固結主心而籠絡天下之耳目者嘗
讀石顯傳顯以久擅大權恐為人所間乃時取
其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即先自
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言文淵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有告顯矯詔開宮門者顯因涕泣自陳求受掃除之後天子憐而信之又顯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致節乃深自結納薦為九卿於是議者咸稱顯以為不妬諸望之也顯之姦巧如此天下士夫方被其欺而不悟况人主邪

匡衡抑甘延壽陳湯之功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世之所謂老臣深慮者也予竊以為不然夫朝廷以功名之門奔走天下則賞功之典自有不

可廢者邳支默啜當其桀驁之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甘陳親斬邳支於萬里之外靈荃親挈默啜之首以獻朝廷天子無矢鏃之費而百年之患以除此亦千古之奇功也如是而不能得人主一尺之組方寸之珪即令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邪然二公大指以為天下無事不當開奇功之門殊不知朝廷之御臣下自有情理有事則求之如不及無事則捐之如贅疣亦非所以厲忠臣之心也然

漢之不封甘陳又非嘗明正矯制之罪徒以其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移書道上按問其
吏士耳曾不思武帝之遣貳師以為萬里來歸
不錄其過安有人臣出萬死一生之計夷滅敵
國之王未有迎勞之使及於疆土乃從而收係
之萬一傷吏士之心變起倉卒胡以處之此非
老成深慮之見也然則開生事之端柰何曰不
然大封甘陳明告天下以為匈奴負累世之仇
郅支有殺死之罪二臣以便宜討之乃朝廷之

意自後有敢以二臣為比生事蠻夷者以矯制
罪之朝廷先有詔令後雖有功不錄也

古之考治在民今之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
脉賡理之中今之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吾於
薛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
有人所不能及者如云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關
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此一段語後人所不能道其弊今正有之部刺史者即今之御史御史按察郡邑本以刺姦肅紀貞度非有守土之責也今下至米塩瑣細吏卒徭役御史一一察之非法也即長吏佐史互相調察太阿剗持冠履反置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為能朘削元元以觀炫而民間凋敝至於親戚不相往來千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阡巷小兒或不

群戲樂生之氣蕭然矣此正薛公所謂邪世不以為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不厲也不亦重傷邦本為元氣之憂邪

王章嘗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肯親附及日食奏封事遂直指其專權蔽主之罪為鳳所殺嗟嗟生死章捐之矣然章為國而摘知己亦士之不遇也以章之卧泣牛衣飢寒流落幸而致身公卿不勝悃悃以身殉國亦士之至悲也夫為人臣而諛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為

臣而諛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於不臣唯有
阿諂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
者而世方以為忠此不探其微者也方漢成帝
溺於宴樂繼嗣不立大將軍王鳳以貴戚之卿
憂其縱欲不為不忠也乃以至親難於數言使
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涼州刺史奏事京
師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
亦不為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永不
得與汲直同列者何以鳳之指使言官而永受

人之風肯以規切主上也夫受人之風肯而規
切主上此與讒諂面諛之流異行而同情耳且
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孰有大於王氏者而永
不敢一言乃徒以起居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
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辱一至此哉

王氏之亂張禹成之也當禹病時吏民多上書
言災異之應由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至禹第問
之禹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為所怨
乃對以為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

此不疑王氏禹以師傅之尊為成帝所倚用使
以一言沮之未有不聽者乃為身後之計而不
顧國家之危故曰成王氏之亂者禹也

朱雲撫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陽城
伏閣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延英門賀此二事
相類天下公議不出於薦紳而出於武臣亦足
嘆矣

孔光為光祿大夫阿附董賢劾奏丞相王嘉迷
國罔上及嘉對吏以不能進賢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其名首以光為賢上思嘉言乃以光為御
史大夫夫二公之賢不肖毋論已乃其報施之
際不亦異乎光以嘉進嘉以光死光何心處之
而不咋舌光真無耻人也然嘉以光為賢亦不
知人甚矣即劾嘉一節其為小人甚著而猶以
死薦之無乃矯與

朱博拜為丞相登延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
上問楊雄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法
以人君不聰為聽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

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御史不然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博既為相不一年而被罪死也災不虛生如此博為人強毅多權數承太后風旨勅奏傳喜為上所覺故及於禍蓋權譎有力爭錚者耳

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為一方師帥

其上有監司部使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臣建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尚書輒為覆請以下郡邑朝更夕改徒為文具無益於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建白之覆

王莽初得漢政以孔光漢世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重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諸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為奏草予光以太后指風之

言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
莽之勢遂成矣光又躬率公卿誦德上瑞上公
之寵九錫之號皆自光發其端及見不軌之前
乃始憂惶求退不亦後乎考之品第當與蘇威
比肩在荀彧之下矣

王莽白雉之獻以遠夷挾太后也莽既以太后
之權恐愒天下人心使不敢動又以遠夷慕義
之名固結太后使不敢一日舍已然後惟其所
欲而莫之敢指自古奸雄盜人之國雖甚庸劣

必有一種智術莽之在群奸中傭奴之材耳然
其處心積慮亦費如許布置其始未嘗不牢籠
一世後稍敗露也大要主於收拾人心使之德
已然後總攬威權以振懾天下不敢動搖而已
然陳氏以其智盜齊而王氏不能有漢則國之
於天下分量不同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大抵奸雄盜國不過恩威二字恩威者人
主之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况可以假
人邪

亂臣賊子其始進用未必即有異圖惟是權寵日盛勢不得下又見有可為之資於是逆節萌焉方王莽折節下士曹操舉孝廉為郎何嘗即有不軌之心不過唾手功名不肯在人下而已及其權位日隆海內側目進有可為之具退無可免之方篡逆之心安肯自巳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彼必不為耳人臣之勢甚不可長成使至於不能自退也故曰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甘陳之功大功也漢所以通西域者不以斷匈奴

奴右臂邪匈奴惟不得西域桀驁尚不可制若使與西域合而為一其患宜何如郅支單于與呼韓爭國自竄於康居城郭諸國畏其威名交手而事之假令羽翼既成檻三十六國之君以與呼韓構難不能救也如此則呼韓亦折而去矣甘陳以一劍之任當百萬之師郅支授首呼韓屈膝至東漢二百餘年不構匈奴之禍功豈在衛霍下哉而稚圭以迂踈之見挾阿比之心使捐軀為國之臣寬結而無所訴故高帝曰為

天下安用腐儒也

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元帝遣博士羊當行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其相軋如此大抵刺挾之風日有增益不免疊林架閣其實與治道得失非有所關也

匡稚圭為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及衡為丞相駿為司隸乃奏免衡報施之道何其爽與稚圭自一代賢相駿誦言攻之誠何心

也然至王章之於王鳳則不可同日論矣常觀古今之事如是者有三鮑叔薦管子為相及桓公問鮑子於管子乃極言其剛愎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為相知不以其故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於鳳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於衡則衡公而駿薄此皆不失材品故備論之若後之操戈入室者直險人耳何足道哉韋孟諫魯王詩云王叔聽譖實絕我邦孟自言承韋之國至王叔乃絕也第不知其未絕時國

於何許春秋中亦不見何也王赧流離瓊尾至
獻地於秦又安能絕人之國邪此皆不可知然
孟言必有所據俟深考之

地氣有盡天道有更當元成之時翼奉嘗建議
遷都洛陽以為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無窮可謂深見者也未幾有王莽之亂
世祖竟都洛邑所謂三七之阨可見地氣至二
百年當一歇也

史稱趙蓋韓陽死非其罪以為宣帝之系綜其
實有故趙廣漢之死也以構魏相韓延壽之死
也以忤蕭望之廣漢與丞相構不無過激然至
於坐死則殘矣韓延壽為左馮翊望之忌其名
迹即遣御史按其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
延壽亦使部吏校望之為馮翊放散廩犧官錢
百餘萬已而考望之者卒無事實按東郡者具
得延壽奢僭之狀以不道論死甚足悲焉望之
為御史大夫按事者乃其屬吏於東郡何所不
得於馮翊何所不匿痛哉延壽之死也且所謂

上僭不道者乃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之事耳
此軍容也當是時守號為郡將主兵安得不設
斧鉞旌旗而効以為不道論死也相在當時為
賢相望之為名儒而眦睚一時能吏至於立死
當夫京兆吏民守闕號泣渭城父老持車奏酒
路人聞之無不酸鼻二公誠何心邪夫以二公
之賢流聲漢廷而不能奉公滅私虛心克己則
信乎相業之難而恩怨之於人甚也

韋玄成匡稚圭以次儒為相不免浮沉石纒用
事二公皆不敢忤至成帝即位顯已罷在他曹
衡乃與御史共奏其罪以是為王尊所劾今讀
尊疏其言凜凜猶為匡公媿之甚哉守正之難
也

孔霸以帝師爵為關內侯食邑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乃令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至元
始元年乃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而梅福上書
又以孔子之世繼殷為侯於是闕里王祀萬世
不替矣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元帝欲以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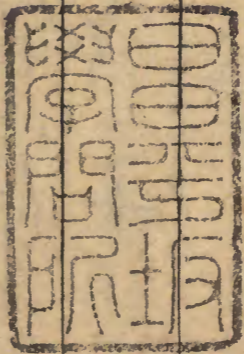
讓不肯拜可謂名儒而其子光以經儒致位三公乃奔走董賢阿附王莽以至於死上污宣聖下媿褒成矣

西漢之末張竦陳遵並為名士竦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嘗以揚雄酒箴調竦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孟公自一時之豪然觀伯松數語不亦斤斤端謹士邪然其後竦附離

王莽稱頌功德為劉崇章奏其詞瀆諂至不可聞安在其法度士而孟公為更始臣嘗使匈奴不為所詘大節表表則放縱何足病之士顧志行何如耳尋常繩墨之間不足以論也

夷狄之情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備如呼韓入朝上書保塞請罷保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惟郎中侯應策其不可其議乃止及後株累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莫邪演等詐言欲降以嘗中國公卿或以為當受惟杜

欽谷未以為單于初立私使伊邪詐降以卜吉
之或者設為反間欲困而生釁不可不詳天子
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此二事者觀形察影
亦甚易見而在廷大臣曾不及此非三子之明
見漢幾為匈奴所詐矣



文化康午

讀史漫錄卷之三終

